

陳氏通鑑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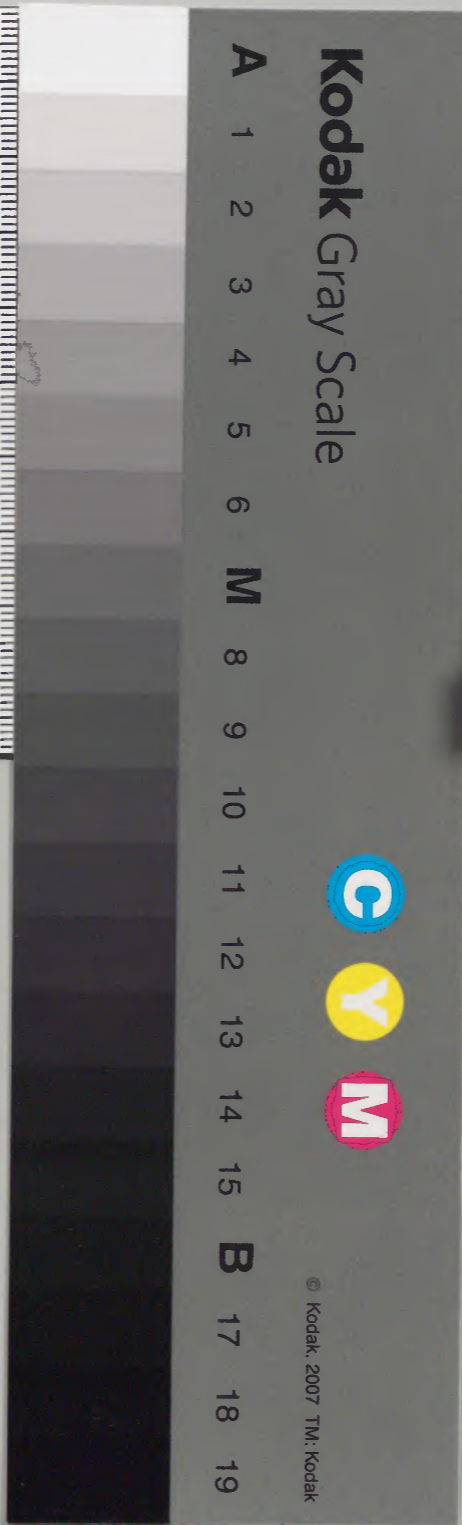
九

神宗

二	八	二	漢書門
四	九	一	
冊	架	函	號
架	冊	號	類

二	二	漢書類
四	一	
函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
冊數	21	(9)
函號	別	51 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淺草文庫

御書

卷第九

春正月置卒

置卒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長司常若寇至

則進復吟歌之以達于禁中帝聞而感之故有是命

李日尊卒于乾德嗣與宦者李尚吉同主國事

判汝州高顯之致仕許之

請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顯雜家居朝廷有大利害

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立安石有所建

明帝却之曰富弼手跡稱老臣無所告許但立文武換官

仲屋竊嘆者謂富弼不天其敬之也如此云

法置市易於京師以呂嘉問提舉其事自王龍昌為

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
通之遂用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干涼師凡
者聽之可市以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
錢黃期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年
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
官呂嘉問為提舉司庫錢百萬緡為本嘉問上建置十
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禁并之禁禁而列帝去之安石執
不可也而帝聞其本願碎人皆怨嘉問以煩碎廢也自是
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常以煩碎廢也自是
諸州以上供薦薦黃薦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若
市之以給州成都府州夏四月置司箭手于兩河
鳳兩浙黔州成都府州夏四月置司箭手于兩河
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馬
州滕南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困各有弓箭社及
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道逐州縣並令
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試之武人
每歲之春長吏就闕試之武人

月以古渭岩為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

約請名臣以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築在渭鳥安遠軍
以王韶知軍事知秦州郭遠奏韶益負市易錢王安石以
為不足校以青唐首領命龍珂為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

○論辟田疏水功加賜知唐州尚寬等秩立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
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令以陝
西所市馬選之於日曾布等亦詔其條約凡陝西五
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
以監牧見馬給之或言其自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過五千匹嚴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
加給以錢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錢三錢三等以上十戶
為一保以錢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錢三錢三等以上十戶
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

遂編六月詔分經義論策為四場以試貢士初大經義次

道次詔一首次立武學遼于越耶律仁先卒

策三出為南京留守者數年能恤孤憐禁秋閏七月詔

察訪湖北經制蠻事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

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利害遂詔中

州皆自太祖已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

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八月王韶大敗羌人遂城武勝以

為鎮洮軍韶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命其水

險來歸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

而運洮西大震會木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

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

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

人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

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財度豈為工師所欺也

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計敢欺朝廷不與計財

詔求歐陽脩所撰五代史脩卒王韶敗西蕃未任于筆

城落二萬以石鑑知辰州助章惇經制立方田及均稅法

帝慮田賦不均重脩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

頒之天下其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

十畝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

-5 125 35 855" data-label="Text">

量隨陂石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畢

-45 125 75 855" data-label="Text">

以地及色桑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

-85 125 115 855" data-label="Text">

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

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成奇零米
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縮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
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
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
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對表之有方帳有莊
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折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
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九月少華
王勇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十一月河
置熙河路鎮熙河洮岷州通遠軍以詔知熙州
兼經略安撫使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州首領贍藥來降以為內殿崇班賜姓名曰包納。張商
英有罪監荆南稅樞密院吏絢私語侵文彥博彥博求
論之。帝怒分陝西為永興秦鳳三路。章惇開海山置

縣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
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九戶其
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
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王韶築熙州諸關砦

六年遼咸雍九年春二月王韶取河州獲木征以呂惠卿為翰

林學士。以鄧綰為御史中丞。三月置脩經局以王安

石提舉其事置諸路學官訓詩書周禮義以呂詔進士將

授官者來試明法。封李乾德為交趾郡王。文彥博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與言于帝曰朝廷行事
務合人心宜兼采眾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勸精求治而
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
不舉之弊尔安石知為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

訓道錢如真

不可若萬事陳勝乃西晉之風河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
 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致華嶽山崩為
 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
 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曰求其益
 力遂以司空荆河陽府夏四月甲戌朔日當令之見奏司天
 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罪一等流以下釋之至日日不食始御殿復膳
 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日置餅
 掌授法律凡命官舉貶同知太常禮部等事劉置疏
 人皆得入學試讀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居下劉復覆考悉
 惠卿老舉士列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居下劉復覆考悉
 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貶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
 能文章與同院考官王介爭事斥通判秦州敘博記劉置疏
 浚黃河司以范子淵為都大提舉以治平初命浚二股五股
 位河決益甚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流等用劉生
 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於是都水監丞宋昌言與屯回

御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詔司馬光等乘傳
 相度光還請如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
 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經
 冀深瀛之患王安石然之帝曰欲作發河誠善安石曰若
 及時為之河可東行北流可閉遂詔光都大提舉脩二股
 呂公著言光乃近職不可遣光得往而二股之役命河
 比轉運司督之三月而深一尺廣四尺當浚之
 時河則稍障及水入河則決亦塞會河溢北京夏津帝問
 執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
 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
 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
 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
 之馮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減于去歲若復章
 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
 先是有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
 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擢乘流
 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董懷信以為可用而
 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

把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把狀以石
壓之兩傍繫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
之去來繞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謂水深則把不能及
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泥曳之不動卒乃以齒
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生
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于帝曰
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
容施功尔今第見水即以把濬之水當隨把改趨直河苟
置數千把則諸河淺濶皆非所慮歲可省開濬之費不啻
千萬帝曰果尔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
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
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
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賞懷信而命公義與
堂除以把法下大名令虞部負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
金隄苑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
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
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
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入

舟木鐵工匠五月播州蠻酋楊貴遷來貢貴遷遣子光震
皆取之諸婦

三奉職湖北蠻酋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部內富鶴保順

天賜古叙峽中瀘川夷羅晏叛詔熊本察訪之瀘夷叛詔

勝元九州來降六月知南康軍周敷願卒敷願道

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六月知南康軍周敷願卒

人初名敷實以犯英宗諱改焉初用舅鄭向任為分寧主

簿有獄久不決敷願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敷願

力與辨達不聽敷願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什乎

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

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
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夔州通判知郴州送廣東
轉運判官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敷願博學力行著大
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
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

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珣以其為學知道因使
 二子顯願往受業焉敦願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顯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言吾與點也之
 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因見敦願敦願曰吾老矣說不
 可不詳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願驚異之曰非從
 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大蝗。秋七月分河
 濂溪以名之學者遂稱為濂溪先生。

北為東西路。不雨。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九

月置和糴倉于兩浙。宋歲漕江淮兩浙米七百萬石以廣
 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
 家所積糴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
 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糴人輸芻粟於邊以
 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財
 受益于兩浙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
 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于兩浙稔歲遂為

常呂志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
 其米於倉謂之坐倉其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
 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
 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俵糴允糴皆王安石所
 建大抵欲省漕費而已然皆為民害是時王詔興水利自
 韶開熙河章惇營溪峒邊鄙興師民不暇給詔興水利
 利之說興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
 十三處三十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
 擾**初策武舉之士**初樞密請建武舉於武成王廟從之遂
 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選文

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廡草澤人召京官
 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
 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
 量給兵伍在官三年具藝業考試第等推恩未及格者逾
 年再試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
 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為
 優等補上舍生毋過三十人試馬射以六斗步射以六斗
 策一道孫吳義十道五通補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

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審察試用雖不應格而曉
 術數知陣法智畧可用或累試策優等悉取旨補上合武
 藝策畧累居下等復降外舍凡武舉試義策於貢院武藝
 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
 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
 使初樞密院脩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
 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
 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
 何所施帝從之至本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
 是始策武舉之士

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

州會降羗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
 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
 六七未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
 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於是宕洮疊三
 州羗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
 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以復熙河洮岷

皇宗六州御紫宸殿受群臣**初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

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取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
 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
 貨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冬十月詔浚直**

河于大名是時河北河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

等處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
 其開脩直河深八尺又用浚川杷疏浚二股及清水
 鎮河凡進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章惇討壹**

洽州蠻降之。不雨

七年遼咸雍**春三月熊本討瀘夷降之**本營通判戎州習

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承乃以計致百餘人
 梟之瀘川其徒股慄願矢死自贖本請於朝寵以刺

訓導錢

寅甲

檢之秩明示賞罰皆踴躍順命獨初陰一酋不至李合
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討之
討賊悉力茲拒宣敗之于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
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以
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
奴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
於檄奏詳明近世鮮儷擢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
西南用兵自此始矣

不雨○王恕自

入朝景思立知河州事○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
納之數以聞唐自天寶以後海內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
削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者法
少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
者補大吏以區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乾
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於是
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以售
其姦兵既聚于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景
德中丁謂為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初吳蜀江南荆湖南

越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天
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
熾外無金縷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
給足府庫盈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負益衆
佛老外國雜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
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即位始大裁損道家之奉有節
土木之工不興加以仁宗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
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
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
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西兵久
而不解財用益罄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
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
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
撫納歲賜緡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自
是歲費彌有所加縣官所入僅足充費仁宗深慮之屢命
官裁節而有司卒無所建明及帝即位尤先理財熙寧初
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王安石執政益講修錢
穀之法特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

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發置之宜凡歲費皆著
為定式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
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
一而巳安石又欲盡保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
增吏祿歲至結幾百十一萬有奇生新法者皆謂吏祿既
厚則人知自重不致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賊取如
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至是詔三司帳司瞎征寇
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然益密矣

白踏城景思立敗死三月木征遂寇岷州高遵裕敗之木

征復圍河州王韶入朝木征合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之

勢復熾遂寇岷州知州高遵裕遣遼使蕭禧來言疆事

包順敗焉木征去寇河州圍之遼使蕭禧來言疆事

河東路以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劉忱如遼

州界內使材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劉忱如遼

事也疆事也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癸酉詔罷新法是日雨昌惠

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安上門鄭俠御史獄帝以

避殿減膳且知麥苗枯槁五種不入民無生意憂形于色

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

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憲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甚細

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末修尔今取免行錢太重

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

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

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

獎拔俠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秩滿入京安石問以所聞

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

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

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

風沙盡時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糶

通鑑綱目卷之九

訓導錢氏正

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
 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
 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曰係甲並罷凡十有八
 事民聞之謹呼相賀先是帝語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
 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過
 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
 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責
 躬以求直言詔下人情大悅會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
 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
 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臣切言遂
 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廄罪翰林學士呂惠卿御史中
 丞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
 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未幾
 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免稅木征
 乞降于王詔詔歸于京師

憲日夜馳至熙州熙州方城守詔命撤之選兵得二萬
 趣定襄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

偏將入南山水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差勢
 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
 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二
 萬餘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
 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及其妻子赴京師

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懷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黜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

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遼復使蕭素來言疆事遼復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密副使蕭素來議疆界于代州境上遂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判河南府文彥博司空富弼判永興軍會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巽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初圍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二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良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命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責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賑財積穀募兵于農民

則可以鞅筓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賦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理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蒞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置沅州**即**五月罷賢良方正科**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乞罷之遂詔罷制舉而**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更以策論試館職云**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毋怨帝曰免行錢所收

瑣細市易鬻及果實梳撲脂麻冰炭太傷國體安石為之
 力辨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且曰非嘉問孰敢不
 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為嘉問辨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
 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
 韓維孫求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
 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
 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
 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
 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縣官為給事則三司
 費有限今取民於解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以其行役觸
 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
 取民所得之半也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
 其上及魯布代向為使懷不能平會帝出于札詢布訪
 于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
 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
 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
 故撼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

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其事帝及聽之
 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
 若固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
 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
 天下今市易之為虛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
 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
 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取監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為卿
 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
 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
 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皆不能知至是沈括提舉司天
 監括博學洽聞貫于幽深又極開敏於天文方志律歷醫
 藥卜筮無所不通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算天下事
 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五後皆施行
征榮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思忠。秋七月立辛寅。
 役出錢或末均呂惠卿用其勇內陽縣尉和嶠計創
 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官多少下

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若息之
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
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
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穀乃參會
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眾兩月使悉知
之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犬亦
編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
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
官為注籍也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
下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
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強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以韓絳兼提舉之法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入丁稅賦
場務治河渡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
復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計大綱可以省察從之

寧夷十郡及武都夷內附。遼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烏古

遼卒子劼里鉢嗣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曰伯咄曰安骨
率曰拂涅曰號室曰黑水曰白山至隋勿吉改號靺鞨唐
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皆附于高麗其五部則無
聞焉李勣之破高麗粟末靺鞨去保東牟姓大氏是為渤海
國黑水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鄰高麗開元中入朝置黑
水府以其部長為都督賜姓名李獻誠及渤海盛強因役
屬之朝貢遂絕于中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
于遼境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生女真之地
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也
已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云兩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
餘別其兄阿七迺而與弟保活里適生女直居于完顏部
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他族人者兩族交鬪眾
莫能解宗頹部人謂兩普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族
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否
普曰諾乃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鬪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

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聞而且獲利焉
怨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
偶犂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鬥眾
曰謹知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
約部眾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女西普即以
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資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
曰幹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為完顏部人烏魯生跋海跋海
生綏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深木其上覆以土
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綏可乃徙
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
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按出虎水之
側矣綏可生石魯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約約束不
可檢制石魯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欲將坑殺之已
被執叔父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于眾中劫執者皆散
走石魯得免由是稍以條教為治部落寢強遼以惕隱官
之諸部猶不肯用條教石魯耀武至于青領白山順者撫
之不從者伐之所向克捷還至邊刺紀村而死載柩以行
至孩懶水烏林答部人石頭與完顏部人窩忽窩出邊于

路攻而奪之樞因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為能而推尊之吾
今得之矣石魯之徒告于蒲馬太灣募兵追及與戰復得
樞而還石魯之世生女直稍用條教然尚未有文字官府
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脩短莫得而考焉石魯生烏古
延烏古延能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
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會遼之邊民逃入于女直遼使
曷魯林牙將兵索逋民烏古延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
易或將圖之乃以計止之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
不測遼戶亦不可得非計也曷魯然之遂止其軍與曷魯
自行之烏古延怨石顯乃詭以石顯阻絕海東青路告
于遼遼主遣使責讓石顯石顯入見遼主因留之于邊地
玩而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鷹路不通遼將致
計焉古延畏遼兵入其境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
必害遼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延因陽與拔乙門
為好而以妻子為質罷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于寢
殿燕易加等授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將刻印與之烏古延
不肯從遂籍辭曰請俟他日遼主終欲與之遣使往諭烏
古延詭使部人楊言曰都太師若受印繫籍部人必殺之

直善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粥者必傾貲厚價以與貿易
 且令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
 稍振前後願附者衆烏古迺爲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
 喜愠推財與人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忿然嗜酒好色
 飲嗜過人或呼之爲活羅活羅者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
 大鷄善啄物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啗之烏古迺開其計
 亦不介意故人益信服焉至是五國沒撓部謝野勃莖
 盜鷹路不通烏古迺伐之被重鎧率衆力戰謝野敗走後
 里遠樂時方十月水忽解謝野不能軍衆皆潰去烏古迺
 亦還道遇捕亡要遮險阻晝夜拒戰比至部已備即往遼
 境將覓遼邊將連營自陳致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
 疾而復卒于家年五十四有子九人曰劾者曰劾里鉢曰
 劾孫曰劾刺淑曰盈敬曰劾真保曰麻頗曰阿離合邁曰
 謾都訶烏古迺嘗言劾者柔和平劾里鉢曰
 鉢有器識故其卒也劾里鉢嗣之

八年遼大康春正月蔡挺罷
 鄭俠于英州罷參知

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由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
 明姦壅蔽仍取唐

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
 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
 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爲謗訕令
 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
 史揚忠信謂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
 在監門而臺中無人取懷中名臣諫疏上書授俠曰以
 此爲正人助馮京在政府數與王安石論辨又薦劉放蘇
 軾掌外制安石忌之及惠卿議罷制舉京力爭以爲不可
 惠卿街之會揚忠信事覺惠卿遂嗾侍御史張璪劾京與
 俠交通有迹令奉禮郎舒亶往捕俠亶遇俠于陳州搜其
 所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善尺悉按姓名
 治之於是京與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等皆得罪惠卿欲致
 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
 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俠
 至英得僧屋將壓若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
 子弟從學爲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

通鑑綱目卷之

訓導錢瑛校正

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
 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
 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
 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
 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
 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
 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
 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
 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
 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
 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
 初
 安石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既得志忌安石復用乃陷安國于鄭俠之獄又起李士寧
 獄以傾安石安石聞而怨之韓絳時顯處中書事多稽留
 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
 之安石承命即倍道
 三月遼使蕭禧來
 言代北韋縠口可
 而進七日至汴京

東會遼人議疆事。沈括如遼。遼蕭禧來理河東黃鬼地
 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蹟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論之
 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行至遼遼相與議不能屈
 遂舍黃鬼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連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夏四月

以吳充為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升之深狡多數善傳
 足疾不能行奉元歷。翰林學士沈括所造也。六月頒王安石所脩詩
 書周禮義學官以取士。安石既受詔脩經至是以所訓
 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
 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
 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帝又以字

立朝罷。翰林學士沈括所造也。六月頒王安石所脩詩
 書周禮義學官以取士。安石既受詔脩經至是以所訓
 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
 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
 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帝又以字

學父不講為言及安石罷居金陵作字說二以王雲為龍

十回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以王雲為龍

圖閣直學士雲辭許之許之由是嫌滯尤著司徒兼侍

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忠秋七月詔韓績如河東割

地以界遼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會王安石復相而韓

取之必姑與之帝乃詔於分水嶺為界遣天章閣待制韓

兵之如河東割新疆與遼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

端云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妻劉有

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

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用浮圖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

力所可致無未為者及知廣德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

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時嫁黨氏有數子年

七十餘矣壽昌迎還京兆守臣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

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以母故求通判河中府詔

許之數年其母卒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韓絳免絳與

壽昌居喪幾喪明

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試用之絳執

不可議于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

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三司

會計事多濡滯免相出知許州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

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罷三司會計司○冬十月呂惠卿

以黨安石為清議所少罷三司會計司○冬十月呂惠卿

有罪免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

子雲復深憾惠卿遂諷縮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

氏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

鞠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縮又論三罷手實法中丞鄧綰

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罷手實法言凡民養

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踈實則家有告訐之憂

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

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蕩

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冬十月呂惠卿

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有星孛于軫詔直
 言以三安禮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乙未彗出軫帝以災
 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
 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位在二十八
 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
 者人事而已占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
 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享國曰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則亦曰德而已禪龜言
 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
 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龜未免妄誕況小星工哉所傳占
 書又世所禁謄寫謬誤尤不可知陛下威德至善非特賢
 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
 竊聞西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
 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不
 出帝再三慰勉然後復出視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不

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然之帝喜
 其出凡所進用無不從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
 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
 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
 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園夫是以干陰陽而
 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
 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
 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
 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十一月交趾大
 舉入寇陷欽廉州欽州等以開邊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
 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
 敗或上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也詔以注知桂州注入
 朝帝問攻取之策注以為難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
 之理乃以起代注知桂起遂一意攻擾交趾始貳朝廷復
 罷起而以劉彛代之初廣州屯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
 人畏之彛至奏罷正兵而用槍杖手分戍聽偏裨言以為

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五市率皆過絕表跪上訴

又不得達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

關連督欽廉二州熊本平渝州獠置南平軍木斗叛詔素

鳳其轉運使熊本安撫之奉進營佛頂垠抗其亢焚積聚

以銅佛垠為南平軍召本還為知制誥因上疏曰天下之

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巳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

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

為忠者悠悠之徒相與蹙額所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天

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群

視四起交驩而合謀或諍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

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

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諫謹之寮有以窺其間而終萬

世以取媚王安石也遼主殺其后蕭氏后小字觀音姿

專論好音樂也太子潛時比院拒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

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官奸單登等詔與伶官趙惟

一高長命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執狀遂族誅惟十二月

一長命而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以元符公知政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

寬於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以趙高為安南招討

使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以趙高為安南招討

青音助役之法竊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

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王韶免熙

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視師焉勞效為多

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路轉運判官馬城

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韶不從帝亦不悅其為

乃出知洪州韶起孤生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

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

中前部遇蘇天石已及呼聲振山谷待者股栗而韶鼻息

自如人罷直學士院陳襄

襄福州候官人少與周希孟陳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腐而莫之謂也

者相與倡道於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再調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為善民者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毒害無以鬪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

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改知河陽縣留意教化進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兩疑焉人勸襄毀學舍以塞謗不從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多知已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藉貸以系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持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賜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

出之而帝眷待益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摭其書詔

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小失調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後多虛鈔而益益輕以鈔析充糴草有虛擡邊糴之患於是詔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趙贍制置以內歲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置鹽引仍令秦鳳永興益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至是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糶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貴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

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錢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時多言官責不

六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出賣解池公事張景温之言至

百新置買編卷九 十一

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至
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首同私鹽
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誠州鹽業降
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溪峒州世為楊氏所居號十洞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
至是謝景溫往招誘之其首領楊光富率其族姓二十三
州峒歸附
遼賜其北府宰相張孝傑姓耶律氏孝傑以進士第一得
幸于遼主漢人中貴近無比至是賜以國姓嘗侍燕遼主
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
化葛下誠為得人然為人
狡貧乙辛倚之為謀主

長西

九年

遼大康二年夏大安元年

春正月交趾順化州知州蘇緘死之

交

圍邕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後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友不盡屠其民下溪州刺史彭師晏乘降五溪悉平
北江

五年冬韓存寶敗之。以种諤知岷州。夏五月分兩浙為東西路。城於州。靜州蠻酋董整白來降。六月以水滸等峒蠻首領等七人為將軍。秋七月城下溪州。名曰會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

溪城

正中華戶房... 事雜他書... 州八月罷粥祠廟錢... 一至於此... 命建業所因... 實損國之大體...

帝大震怒... 甚於斯於... 相也屢謝... 亦厭之乃... 建子三字... 善安石所... 蘇頌及萬... 死溝壑... 急當罷青... 以馮京... 京與安石... 以安石為...

自正中華戶房...

神諤大敗鬼章于鐵城。十二月郭遠敗交趾于富良

江李乾德降。遠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

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礮石如雨。密船皆壞因設伏擊之

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請軍門

納款時官兵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

其國不遠遠不敢復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机

御縣而還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以遠

玩寇貶左衛將軍治劉彛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威戎軍。詔宦者李憲將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

受前制。

十年。遼大康。夏四月置憲州。遼主廢其太子濟為燕人

幽之于臨潢。濟小字耶魯。幼而好孝善騎射。既立為太

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抹之。為后遂欲害太子。太子

衛蕭忽古知乙辛之逆狀伏。為下殺之。適值暴雨。

所謀不遂乃下忽古獄太子亦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

提點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明。閱一旦

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與同知北院。際事蕭

使耶律撒刺知北院樞密事耶律速撒護衛蕭忽古等謀

後令牌印郎君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

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臣若不不言恐事覺連坐。愈主信

之遂詔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杖

太子幽于宮中太子具陳。在。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

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

疑伏遠主大怒乃廢太子為庶人徙于上京太子將出曰

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

登車命衛士圍其扉而去。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

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

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梁分

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是

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

開。

。

。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
而都水止困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隄岸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
逾年决口塞詔改曹村堤曰至平九月辛亥倉○初封漢

安謔王子宗樸為漢陽王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時

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

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曰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

齊魯宋鄭之墟久之慨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

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之易受於種放而放受

之於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自秦漢以來

鮮有知者之才攝其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自源之

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古之木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

李篤志果何以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

簡策者其如物理之李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李李矣不

有性命之李采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

犧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

高明明人說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

而能走乎不之性情深造曲暢無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

象類億則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

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救風雨躬樵爨

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

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焉為

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
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
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
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
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後
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
其至名曰行高司馬光兄弟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為鄉里所
慕向父子兄弟每相訪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
知也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
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
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

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留守三其辰薦雍遺逸授將主簿後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官賜諡康節先生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為銘墓稱雍之道淳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

冬十月濮陽郡王宗樸卒以其弟宗誼為濮國公詔自今濮安懿王子以次襲封以奉王祀十一月以西蕃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為廓州刺史阿令骨為松州刺史○

辛弒其故太子濬及其妃蕭氏

濬至上京幽于園堵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執人

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年二十以疾薨聞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知太常禮院張載卒其寃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透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去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

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救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貴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熟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漢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切

元豐元年 遼大康四年 春正月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 封舒國

月嘗孝言以父喪去位。以孫自同知樞密院事 初日與

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二月濮國公宗誼卒弟宗輝嗣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詔韓存寶總制瀘

州夷 瀘州納溪夷乞弟不奉職貢詔西上閣門使韓存寶經制之存寶至破其後城十有三國官兵死者亦甚

焉九月交趾來貢 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 以呂公著薛向

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之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

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之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運

副使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為最帝知其才以為發運使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

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其才至於論兵

帝前通暢明決遂冬十二月以李稷都大提舉成都茶場由文俗吏得大用

十一

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至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帝即位與大臣論皆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通商之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河湟之策委以經畧熙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詔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覈見茶計水陸運致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後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業田無異而稅額約為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乃即蜀諸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加急矣逾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代之茶運積滯歲課不給佐遂免而蒲宗閔建議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二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禁山民間凍者乃是私鑿今

川蜀茶園皆已物與解鹽晉鑿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出賣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二年為率今茶場司資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二而以李稷代佐任佐坐措置乖方罷而呂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皆以論權茶病民被貶李稷益以是要功建言州郡毋得越職論事而稷得舉劾官吏以重其權與蒲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范純粹同提舉徙司秦州稷以陸師閔幹當公事自輔

未已
二年 遼大康 春二月瀘州夷乞弟寇邊詔王光祖會師討之。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善觀人主意與薦拜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有厭安石意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及文彥博言浚川杞非

濟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彥博言為是確遂論
 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以欲
 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南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南均
 皆罷而確得中丞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
 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
 林學士許將參知政事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捕械繫令
 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
 飯餅舉投其中以均混攪分飼之如犬豕又繫不問幸而
 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元絳為子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
 確遂代其位確自知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
 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
 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
 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
 之法遂不變絳工於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晚時
 論鄙秋八月增大學生舍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齋三十
 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
 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於是中丞李定上國子監

教式令并學令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詔立水居戶
 凡百田千條云五戶至十戶為
 一甲以順州賜交趾掠民也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
 輸賦役太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
 致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
 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伯八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伯
 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
 臣定議乃請太后自其事右曰儲蓄賜予備平鐵仗士卒
 精乎帝曰國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
 得之不過南而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
 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
 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為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
 者不敢言以詩託調庶有益於國中丞
 李定御史舒亶摭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
 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
 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
 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王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謂帝

通鑑綱目卷之九

十八

海

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
 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摺至於詩其過
 微矣且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
 翰林學士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譴
 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
 無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然
 固不深譴也行為鄉貢之第去勿漏言軾友賈慤於衆
 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恨到九泉無此
 事軾遂得輕比寄置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公為朋比
 盛僑周郊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
 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坐累自應天府判
 官謫監筠州酒稅王誥王鞏謫貶有差張方平司馬光范
 鎮等二十二大俱罰銅初蘇軾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
 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蘇軾轍劉放范祖禹等
 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轍蘇轍劉放范祖禹等
 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洗往見

之臺吏不詳通或曰公與軾皆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
 且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先曰故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
 義分謫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案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
 至黃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
 云士

三年 遼大康 春正月遼耶律乙辛有罪貶知興中府二月

遼主封其故太子濬之子延禧為梁王置兵衛之乙辛又

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國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為諸嗣
 羣臣畏乙辛莫敢出言北院宣徽使蕭撻不也夷離畢蕭
 陶隄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
 黑山次于平淀遼主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
 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既而詔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
 削降由是乙辛自魏王改封混同郡王乙辛入謝遼主即
 日出之于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
 為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衛護之生六年矣 以章惇參知

政事。三月吳充罷。充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

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痼積，憂長疾，悉侵

足，知不可為，而不譏。葬慈聖光獻皇后。南丹州蠻來貢，以

能勇退為世所譏。夏四月，進封濮國公宗暉為濮陽郡王。澶

史印。夏四月，進封濮國公宗暉為濮陽郡王。澶

冠戎州。兵官王五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夷。六月，詔中書

詳定官制。宋承唐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

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百司中外

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

輿入寶朝位，版位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

監官無定負，無專職，悉皆出入分在庶務。故三省六曹二

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重

之所寄，十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

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省闕會

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

於僕射尚書丞郎，負外居其官，不知其職。十常八九其官

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榘，秩位著職以

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故士人以登臺

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

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已有無為重輕。時人語曰：寧登瀛

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故自

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自即位，慨然欲更

其制，乃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群臣。遂置詳定官制

局于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其書，且罷省寺監官

李斯列

廢請增之帝許焉樂成遂用秋七月河決涇州涇州在陝西于明堂然所學于鄭衛云防其陳祐言明堂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蹟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初閣校重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掃按視訖于海口從之九月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官制成一切罷去而易之階因以制祿謂之寄祿於是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至承務郎易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有差檢校僕射以下及階散憲銜並罷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既返確謂珪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

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有事于明

堂赦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於以薛向孫固為樞

密副使。作神御殿于景靈宮神御殿原廟遺制也帝以

院神御皆迎入于禁中以時王禮祠之以馮京為樞密使

呂公著為副使。薛向免向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

律仁傑有罪貶為武定軍節度使仁傑久在相位贖貨無

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年遼天康七年春正月詔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蠻存

酉辛

訓導錢如填校正

寶伏誅以存寶逗詔試進士加律義○馮京罷京再執政初為王安

石不容後見傾於呂惠卿而中立不倚入服其操宋進士

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

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時議復肉刑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三月章惇免朱服為御史惇

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

密使客達意服不附之會惇父職方郎中俞以張璪參知

強占民田服因論之併奏前事惇遂知蔡州

政事○夏四月河決澶州詔李立之築隄捍之自大名至

于瀛州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自澶注入御河詔東流已

歸納應合脩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

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趨下乃其

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

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諸臣皆曰誠

如聖訓已而立之言臣如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

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辟海口入海通流無阻且脩立東

西堤詔從其議遂自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洩口京濟

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立之在灤寧

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問北

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

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任程昉范子淵故二

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糜費財用而無

功五月追封晉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

絳州報其存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嘗者李憲會陝

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

秉常政而幽之地歸宋國母深氏知之遂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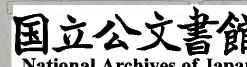
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擣其巢穴此千載一時也

帝然之遂遣宦者王中正往御延環慶稱詔募禁兵從者

將之復詔宣慶使熙河經制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學正

夏而召種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以諤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命制孫固諤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驅生之說耳時執事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為之乎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太帥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諒大理卿崔台符議選格太祖設官分職言是也帝不聽詔大理卿崔台符議選格太祖設官分職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請諸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樞密院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唐

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今大理知崔台符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議選武選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省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備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九應注擬升選自備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團甲以上尚書省樞密院樞密使皆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卿縣有差舉職事官皆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中書樞密使皆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蒞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官者裁欲罷堂選百官公亮執不可而止九月李憲敗夏人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于西市遠復蘭州熙寧七年軍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復

會伐於建遠其首領洛施公等將兵三萬從憲

進攻遠復蘭州古城蘭州新順首領巴今謂等三族率所

部攻夏徽道宗種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諤率廊延

城大敗夏人種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諤率廊延

七將凡九萬三千人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圍之三日夏人

八萬來救諤擊破之復與戰於無定川諤伏兵斷其首尾

大敗之降其將劉昌祚敗夏人于廣野諤昌祚帥蕃

州至慶州高遵裕復通遠軍環慶行營經略

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由珍敗夏人于安定堡種諤

出慶州戰敗夏人復通遠軍中正入于宥州麟州度無定河循

堡與夏人遇大敗之王中正入于宥州麟州度無定河循

水北行地皆沙濕馬多陷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浸樹糧不能繼遂入宥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高遵裕之師潰于靈州遵裕會帥攻靈州夏人決黃河七

千而已夏人種諤之師潰于靈州人守米

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入貢州敗夏人于黑水

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王中正至

雪乃引師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至

李奎井而還中正至柰王井糧盡士十二月詔李憲帥師

趨靈州不至而還時詔憲帥師直趨興靈憲總帥東上使

麻諸族降戶二萬大敗夏人遂踰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

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于葫蘆河凡

師行百日轉鬪千里時五路之還劉昌祚帥師還涇原林

師會攻靈州獨憲不至靈而還劉昌祚帥師還涇原林

廣敗乞弟于納江○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

有蓋百頁角夫一

十五

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問田以均給梅山係計勞得
 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損增役法五十一條遂
 京東轉運副使時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
 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治官自鑄錢以能
 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居厚起州縣凡流無
 李南公會境上議塩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
 閔勳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當
 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格克劇盜王中因民
 聚眾數千欲乘其行漸至徐募取
 投諸冶以快其志居厚聞之遁還貶宣徽南院使陳
 鄆州主帥帝以師不宜以宦者為

五年遠大康春正月貶高遵裕為鄆州團練副使討其敗
夏人聞朝廷大舉國母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有一
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
夏而遣輕騎鈔絕其糧餽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國母
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因言為廷今悔無及

矣環夢掌書記張舜民賦詩有白骨似以李憲為涇原
少沙似雪之句坐請監營州鹽米倉

河蘭會安撫制置使李浩副之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
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也帝以憲有功以會
但詰其擅還之由而已至是詔再議伐夏故有是命以會

鞏為中書舍人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
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專
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為中書舍人時自王詹言職
事遲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納而
盡未

二月封西蕃董種為武威郡王以其遣師
三月由珍

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壬子朔日當食不見帝以四月
日當食避

殿減膳至日不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豐舉劾多私氣陷
是坐誅為錄目奪兩
初行官制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
勅勒停遠近稱快

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

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

書右丞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經

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時王珪雖為首相拱手而已然二人本以次叙用不加禮遇屢因微失罰金每罰二人韓門謝罰金阿謝前此

未有人皆耻之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

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

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指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

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備後當者能如是御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王同

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准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

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准蔡比憲才非度也呂公著罷○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作尚書省○知延州沈括請城

求樂詔給事中徐禧往議之種諤西討不能如志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於

是謂遣其子朴上據橫山之策于朝帝以為環慶遣師敗然遣徐禧及內侍押班李舜舉使鄜延議之

夏人于境上○六月曲珍敗夏人于明堂川○秋七月以

蔡京為起居郎○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皇靈宮今朝

獻景靈宮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

通鑑綱目卷九

十二

通鑑綱目卷九

十二

通鑑綱目卷九

十二

通鑑綱目卷九

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種諤言
 表千里多馬且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
 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
 其次遷宥州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利盡歸
 括其中又其次脩靈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
 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
 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
 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
 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俊偉但建州之
 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各雖非州實有其地
 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
 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
 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接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
 以諤踐扈奏留諤守延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
 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若禧括及李舜舉等還
 來貽以兵萬人

沈括隨州安置

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
 使報禧禧欲往援之或止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
 禧不從遂與李舜舉李稷俱往獨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

三十萬已屯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
 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
 人寡又無水泉不可守也禧以為沮眾械送延州獄禧抵
 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亨請及其木陳繫之禧曰
 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賊夏人益眾
 分陳迭攻進薄城下曲珍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
 有懼色珍曰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
 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
 陳于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眾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
 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
 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
 之珍銳卒接戰而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眾大潰絕
 及棄甲南奔者幾半將校寇倖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情
 古等皆死之珍收餘眾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

馬八千匹夏人圍城者厚數里且據其水若珍士卒晝夜
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沈括
李憲援兵及餽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種諤怨禧不遣
救師城中大急既而夏人蠶附登城珍度不可敵白禧請
突圍而南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
皆不聽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
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與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將校
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
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
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義保死者六十萬人
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
食贈禧等官而熙沈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授
曲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
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
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
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
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
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冬十二月新樂成所定

也遼主廢其皇后蕭氏為惠妃徙之乾陵

六年道大康九年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為忠潔侯。

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敗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數十萬攻蘭州鈴轄王文郁副總管李浩率死士七百餘人擊走之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川遺患至今三月薛詔敗憲為右千衛將軍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義敗夏人于葭蘆西嶺。郭忠紹敗夏人于也離柳部。

高永翼敗夏人于真卿流部。夏四月李浩敗夏人于巴

義溪。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五月夏人寇蘭州。夏人寇

麟州知州訾虎敗之。閏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葺詔

許之夏人亦弊於兵而南都統昂星寇名濟移書于

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函帝前昌祚答之入

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不自

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急至於近歲尤甚和意

儉人誣問朝廷持起大兵侵奪疆土或因歲歲攻

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時還所侵尚垂開納別無志

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遣使問

而不報王師祖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謝其

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其

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若欲借

里夏之歲賜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績知樞密院事安

悉如其舊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

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丞高麗王徽卒李勳嗣位

十八年治山仁慈為東夷良王及卒謚九月癸卯朔日有

日文在遂以其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

食之夏人乞還侵疆不許冬十月追封孟軻為鄰國

公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仍賜爵

止至是知鄆州魯孝寬復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而

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遼耶律乙辛伏誅乙辛在興

通鑑綱目卷九

三十九

原

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彥博自河南

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

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居

于洛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茶場李稷既死以

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詔茶場十二月高麗王勳卒謚曰

戶部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

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

訓導使如貫校

通鑑綱目卷九

三十九

原

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
曰成都梓利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
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
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子甲

七年遼六康春正月復封太祖後世準為安定郡王世準

王德昭四世孫也自從武寧安定夏人寇蘭州李德敗之
之封久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夏人寇蘭州李德敗之

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嗣濮王。夏四月夏人寇

延州呂真敗之。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追封荀況揚

雄韓愈為伯從祀廟庭。况為蘭陵伯韓為成六月夏人寇

德順軍。秋七月王安禮罷。九月夏人寇定西城秦貴

敗之。冬十月夏人寇熙河。詔定交吐界以六縣二峒

還之。夏人寇靜遠砦彭孫敗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邊

砦。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

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

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給御

府筆墨繡帛及御前錢以共果餽以內已為承受光遂與

劉放劉翥並相禹及小康編集及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

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疾乞間乃差判西京

留司衙文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

之祿秩光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扶誦幽隱校計毫釐

年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

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統以備檢尋

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詳歸一塗為考異

光為資治通鑑

士降詔獎諭

通鑑綱目卷之九

四十一

八年遼大安元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儁為皇

太子賜名昭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帝疾甚非臣請

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二月甲午朔立帝第一子延

安郡王儁為皇太子賜名昭與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先

是岐王顯嘉王顯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

且陰救中人梁崇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刺蓋密為

踐祚舍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

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

幼冲宜早育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

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而與王珪

表裏導確然珪入問疾陽餉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

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

定議上疑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帝崩于福寧殿皇

太子即位大赦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神宗

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母也太皇太

后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九年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百官言政闕失

光居洛十五年

天下以為真宰

而違天下公議詔以顏回孟軻配享孔子○蠲逋賦○司

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猶且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

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求冷吾何敢顧私恩

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

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

城規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

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

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關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號觀馬至不得行曰必無歸洛留相天子活古也此懼也後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許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弱操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王珪等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諫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聖事者云已得聖旨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事○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詔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為門下侍郎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民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其不實石吾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母改子非子改以蘇軾知登州○六月賜楚州老父徐積帛米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也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休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中年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昔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責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則可也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猶君何不為君子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聞者服及詔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卒賜謚節孝先生詔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

公著曰先帝李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
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曰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
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
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簡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
刑去奢無逸既至拜為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
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二
二舉行之民謹罷保甲團教法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
呼鼓舞稱便矣罷保甲團教法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
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
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
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
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
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

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
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
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
獲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
益遂詔罷沅州增脩堡砦○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顯既罷御史出知扶溝縣會內侍王中正案閱保甲權
章震諸邑競侈供張說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
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尔及改判武
學中丞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
逸囚責監汝州監梳顯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
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
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為人
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及從之歲久未嘗
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
時與弟頤鬪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
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三

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
 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者之
 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
 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
 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救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
 及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其
 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三
 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
 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
 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
 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於文
 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
 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冬子
 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月詔置諫官

復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從侍御史劉

罷義倉

詔免民力 有司或致廢格者河決

大名

時河決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

郡皆被其災知漕州王令圖建議浚迎陽掃舊河又於孫
 村金堤置約復故東流之道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矣

葬永裕陵。罷方由法。

十二月召執政侍臣講讀子經

進時開經筵講魯論

遼立王運為高麗國王

子也罷市易

法昌嘉問有罪貶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破于天

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
 賈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
 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
 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不如所亡累

通鑑續編卷第九

四十五

何事也願趣罷其法於是罷市易而削前提舉罷保甲

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知准陽其黨皆降黜

養馬法○邢恕有罪知隨州

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顯為

儲副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遂與確及章惇因宣言大皇

太估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以自為功至是復為

高公繪草奏乞尊崇帝生母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大治

怒怒自起居舍高麗來貢

人無知隨州

通鑑續編卷第九

